

傅山《荀子》
《淮南子》評註



【明】傅山評註
吳連城 釋文

（明）傅山評注
吳連城釋文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手稿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傅山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評注手稿

〔明〕傅山評注
吳連城釋文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13.25 插頁1頁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1400

ISBN 7-5325-0621-5

B·50 定價：7.00 元



傅 山 像
(一六〇七——一六八四)

出版說明

傅山（一六〇七——一六八四），字青竹，後改青主，號真山，山西陽曲人。明末著名學者、詩人、書畫藝術家、和醫生。明亡，志節凜然，不事新朝，曾以抗清案牽連入獄。山鑒於亡國之禍，既痛恨權奸貳臣禍國殃民，復嘆息迂儒腐生清談誤國，每有立說，輒危言譙論，警世駭俗，憂國傷民之心，溢於言表。

傅山好讀書，尤好批書。所批之書，放言縱論，滿紙龍蛇，有時亦將書上之批注，另紙整理叢抄。這些批注稿本，非但為瞭解傅山思想與學術活動之重要材料，亦為藝術之珍品，可窺其書法之風采。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評注手稿二種，乃傅山讀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之批注，而經其親手整理，書寫成冊者。稿成，藏於祁縣戴楓仲丹楓閣，後歸太谷曹澗堂氏。解放後，又歸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員會收藏。評註之內容，約為以下數方面：一、直接評論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之思想、理論、文章風格等，借以抒發傅山自己的意見和思想；二、辨駁舊注。《荀子》舊有楊雄注，《淮南子》舊有高誘註，傅山對兩家之釋

出版說明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

二

音釋義皆有評論與辨駁。三、考訂兩書之文字、音韻訓詁，校正其義訓音讀。四、揭示典故詞語之本源等。評注中精到之見，隨時可擷，如《荀子·堯問篇》，傅山批語云：「《荀子》三十二篇，不全儒家者言，而習稱儒者，不細讀其書也，有儒之一端焉……而近于法家，近于刑名家，非墨而又近于墨家者言。以荀子雜儒墨名法，實集先秦百家之大成者，在當時實屬創見。又《王霸篇》：『是故百姓賤之如佞，惡之如鬼。』高誘注：『佞當為疋，跛足病人也。』傅山批駁之云：『佞有何可賤？廢疾之人，當憐之矣。』今人謂騙人財者曰『匡騙』，習有此聲而無其字，或即此義，謂上之人騙下之財也。以誣騙釋『佞』，不獨發前人所未發，且『佞』有何可賤？廢疾之人，當憐之矣。』之議論，亦足見傅山思想中人道主義之傾向。」

是二稿，山西省博物館吳連城先生嘗逐篇寫出釋文，並加校訂。其中《荀子》評注一種，一九六二年，吳先生曾付某出版社出版，然因故未能出書。其後吳連城先生重加校訂，交付我社，因將兩稿一併印行，以饗讀者。其傅山原迹，印之於前，吳氏釋文，附之於後，以便讀者對照觀覽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序言^{*}

侯外廬

我國古代學術的繁榮時期——「百家爭鳴」的戰國時代，隨着秦漢封建專制政權的確立，以儒學的定于一尊而告終結。在漫長的中世紀，儒學傳統高居于統治思想的地位，而諸子之學始終被宣稱為異端，遭到正宗學者的擯斥。這種歷史情況，直到十六、十七世紀的晚期才有所改變。當時早期的啟蒙學者們，在掀起批判那種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「道學」的高潮時，開始回到古代諸子的遺產，從中吸取思想材料，特別吸取其多種多樣的形式中所包含的合理的胚胎因素，而利用來為自己時代的歷史發展開辟道路。因此，查繼佐在其《國壽錄》中說：「時風氣酷尚諸子。」（卷三）陳子龍傳：「當時如李卓吾著有《老子解》、《莊子解》、《孫子參同》、《墨子批選》，方以智著有《諸

^{*}這篇序言作者寫于一九六二年，時傅山《荀子評注》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但因故未能印出。現傅山的《荀子評注》及《淮南子評注》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仍用此序。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

四

子燔瘠，即表明了這一傾向。當時學者或者以為諸子書可以和經學合觀，或者主張儒釋道以及百家之說皆得道理之一面，或者明言九經可以與諸子同讀而不能高下軒輊，或者倡言諸子之中的每一家在某些論點特具卓見而有益于世道。但是這些學者雖然重視了諸子之學，他們在形式上每每却還受着正宗偏見的束縛，或多或少仍然高揚儒學，敢于自命為異端，恢復諸子與儒家本來平等的地位，并在諸子研究中作出更多成績的，應該首先提到明清之際的傅山。

傅山（公元一六〇七——一六八四年）字青竹，後改青主，山西陽曲人，青年時好行任俠，曾伏闕陳情，為山西提學袁山雪寃，這一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傅山好友顧亭林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號的實踐。明亡後，傅山改服道士衣冠，一度被捕，問以通南明之罪，受刑不屈，後又堅拒清廷的徵召。他是大思想家，又是著名的書畫家和醫學家，著作很多，不過大部已經散佚，同時有不少語少含蓄觸犯當時忌諱的，如《紅羅鏡傳奇》，在清代便不能刊印。他的著作現存除醫書外，印行的祇有《霜紅龕集》、《兩漢書人名韻》，據作者所見，傅山的手迹還有不少流傳，應該搜輯整理，作為《霜紅龕集》的補編。

諸子研究是《霜紅龕集》的一項重要內容。他公開宣稱子書本來與儒家經典是平等的。

「經子之爭亦末矣，只因儒者知六經之名，遂以為子不如經之尊，習見之鄙可見。」《霜紅龕集》一九二三年重印本，卷二十七《雜記》。

傅山十分厭棄那些口稱孔孟道統心傳的，道學的無用，而對於戰國時代諸子的著述則以「雲雷鼓震來形容，認為那些祇知墨守儒術的人們都是毫無榮采的失心之士。」傅山這種大膽突破傳統束縛的獨創精神，在當時是敢于進行理論斗争的典範。

和明末清初的其他早期啟蒙思想家一樣，傅山強調了尊重理性的批判態度，他在雜記中寫道：

「一雙空靈眼睛，不唯不許今人瞞過，並不許古人瞞過。看古人行事，有全是底，有全非底，有先是後非底，有先非後是底，有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底，至十百是中之一非，十百非中之一是，了然于前，我取其是而去其非。」（同上，卷二十五）

序言

可見傅山是怎樣具有一種批判地繼承歷史傳統的雄心壯志的。正因爲這樣，他對諸子的研討，識力確頗犀利，善于把握各家思想的中心環節。

據補輯《霜紅龕集》的劉霏說：「丹楓閣藏《霜紅龕集》有諸子注解，今其板已毀。今《霜紅龕集》中關於諸子的部分是不完全的，其中有發揮義理的，如解釋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商君書》等書；有訓解文義的，如注釋《墨子》、《大取》與《公孫龍子》；也有以唯識宗理論解釋莊學的，還有讀《鶡冠子》等子書的零條筆記，其中特別是對《墨經》和《公孫龍子》的注解，初步讀通了最難索解的原文，開後世汪中、畢沅等訓詁《墨經》的先河，有助於古代邏輯學的研究。」

在訓解諸子時，傅山常運用文字學的知識，探索一些哲學範疇的古義，并能引用出土的周代彝器銘文作爲論據，有的結論（如「理」字的義訓）頗能與方以智以及後來的戴震相暗合。顧亭林深贊傅山博學，能通古文字學，我們在他注釋諸子之學的書中，即可證明。

最近發現的傅山《荀子評注》的手稿，不但補充了《霜紅龕集》中諸子學術研究的部分，是很珍貴的遺產，而且書法之「挽強抑駁」，也是墨寶。

這篇手稿的開首說：

「長夏蒸溽，閑坐不住，取昔所點荀卿書，再一睺之，隨取其詞義之雋永者，畧記一半句或數字。吾後有讀是書者，置此于前，以為着眼之先，亦一勸也。」

由此可知傳山對《荀子》全書曾作了評點的工夫。全書佚失，《霜紅龕集》中收有《淮南存雋》，劉鼐跋稱：「蓋先生取《淮南》雋語書之，或三字，或兩字，或一字，其有疑義者旁注于下。」按傳山的《淮南評注》手稿也于最近發現，其中說：「《淮南訓》廿篇，每篇皆凌雜段落，作數十條分讀之可也。浩博自浩博，重複亦重複，中亦不乏雋永也。」《荀子評注》的體例與《淮南評注》似同而也有異，同的地方是這篇失題的文稿類似《荀子存雋》，而異的地方是傳山對《荀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取舍和評價都不同。

荀子是戰國末年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，他雖出身儒門，尊崇孔子的傳統，但他廣泛地吸取了各家思想的菁華，同時對各個學派，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別在內，都給予了深刻的批判。傳山對於荀子思想的進步性格，有着深入的理解，如他總評《荀子》說：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

八

「荀子」三十二篇不全，儒家者言，而習稱爲儒者，不細讀其書也。有儒之一端焉，是其辭之複而嘽（雜亂之義）者也。但少精聲處，則即與儒遠，而近于法家。近于刑名家，非墨，而又有近于墨家者言。

傅山遵循着他自己一貫反對儒學的路線，指出在荀子的思想中，儒家的成分，是傳統遺留的糟粕，而「精聲處」反而是近于法家、刑名家的地方。這一論斷相當精辟，且發前人所未發。

荀子在政治思想上處于由儒家到法家的過渡，尤其他的晚年作品，如「成相篇」，更趨近于法家。同時荀子在邏輯研究上也有卓越貢獻（但他也批判了名家惠施、鄧析）所以可以說是近于法家，近于刑名家。至于說「荀子」中有「近于墨家者言」，傅山在這篇文稿的另一段中有所發揮：

「荀子屢有非墨之論，此篇（指「天論」）大天而思之，孰與物畜而制之；從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；望時而待之，孰與應時而使之；與「墨子·大取篇」之語，爲暴人語。天之爲是也，而性，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；歌天之爲，即從天而頌之之義，道固有至相左。

者而與之小合者如此。

按《大取篇》此節文義晦奧，傳山的理解是否確切，是另一問題。這裡我們所要指出的是：反對頌天而主張制天命而用之，是荀子的最輝煌的命題，它和後期墨家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、無神論的。傳山揭示了兩者的共通性，不能說不是深遠的洞察。傳山對於荀子唯物主義的命題，間或也有修訂的地方，例如荀子說「水火有氣而無生」，傳山說「此句不圓，氣正所以為生者」。

傳山注釋《非十二子篇》的「溝猶督儒說」：

「儒，字《荀子》屢見，皆偷儒連言，而此則「督儒」，若如本音讀，則謂之「瞎儒」也。儒真多「瞎子」，溝猶如本音讀，則謂如在溝瀆之中而講謀，猶是督儒之大概也。」

這實際上是他對明末清初空談玄理的一班無用的讀書人的譴責。在《霜紅龕集》中不乏類似的辛辣的文句。傳山不但用荀子的話斥責偷儒、督儒，而且用荀子的話斥責了當時降清的「奴儒」，他說：

「學本義覺，而學之鄙者無覺。蓋覺以見而覺，而世儒之學無見。……荀子非子思子與氏也……而後世之奴儒實中其非也……」

序言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

一〇

奴儒尊其奴師之說，閉之不能拓，結之不能觸，其所謂不解者，如結積也，如膝篋也。……本無才也，本無志也，安得其劇大本無聞見也，安得博雜也？溝猶督儒者，所謂在溝渠中，而猶猶然自以為大，蓋瞎而儒也，寫奴儒也肖之。……後世之奴儒，生而擁鼻比以自尊，死而圖從祀以盜名，其所謂聞見，毫無聞見也，安有所覺也？（《霜紅龕集》）

卷十四《學解》

傅山根據有覺有見（按即荀子有見于此無見于彼之見，後來章太炎「明見」即本見義譯哲學）批判了無覺無見的欺世盜名的假學者，真奴儒，這段話是善于吸取優良傳統而豐富自己的理論內容的好例子。

傅山更在無見的反面，提出一個「蛻」字，引用《荀子·大略篇》「君子之學如蛻的命題，主張君子學問不時變化，如蟬蛻壳，若得少自錮，豈能長進？」同上卷二十二《十六字格言》在《荀子評注》手稿中也甚贊荀子「君子之學如蛻，幡然遷之妙喻」。

傅山由于反對清統治者而遁世，雖然如閻古古在贈傅山詩句說「茫茫四海似無聲，且把長歌代痛哭」，但不免接受了佛學，特別是老莊哲學的不少。

影響。有人問學，他說：「老夫學莊列者也。于此間諸仁義事實蓋道之，即強言之，亦不工。」（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卷二十六）陽曲傅先生事畧云：「他在許《荀子》時，遇到荀子批判老莊處，如說老子有見于詘（屈），無見于信（伸），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，便曲為辯解，這就不可能正確地理解荀子了。」

晚明以至清初，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可以媲美于戰國的繁華似錦的時代，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。在清代有很多明清之際的著作未能刊行，解放以來，散佚的材料不斷發現，必須作巨大的整理出版工作，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。傅山《荀子評注》手稿的刊行，是很值得歡迎的。

傅山傳畧

傅山（一六〇七年，明萬曆卅五年，丁未——一六八四年，清康熙二十三年，甲子）字青竹，後改青主，號真山，山西陽曲人。為明末具有民族氣節之偉大學者、詩人、書畫家、醫學家。

先生早年穎悟，頗負時望。三十歲後受知於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，後袁公為閹黨巡案張孫振所誣陷，被逮械京師，先生隨侍至京，邀同學薛宗周等數十人至京，出揭帖，伏闕訟冤。經年餘，冤案得雪，袁公起官湖廣武昌道，以書邀先生遊鄂，先生以養母辭，未往。

甲申（公元一六四四年，清順治元年）後，先生憤不欲生，乃朱衣，居土穴，為道士，久之，稍稍出，與世接。

甲午（一六五四年，順治十一年）先生以蜚語（因河南宋謙案連染）被逮入獄，遭酷刑，先生抗詞不屈，絕粒九日幾死，會門人以奇計救之，得免。

戊午（公元一六七八年，康熙十七年）清廷有大科之命，有司迫先生

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

一四

就道，先生稱疾不從。有司命舁其床以行。至京師，見午門，淚岑岑下，以死拒，不應試。清廷以先生為人望，乃授官放還。次日先生出京，送者塞途。先生謂錢行者曰：「後世以劉因輩賢我，且死不瞑目矣。」聞者咋舌。先生有詩曰：「雲臺圖未出，陵瀨釣空高。」可以知其志矣。

先生躬耕，子孫負薪，而讀書著述不輟。大河以北無有知先生學問之樊籬者。

先生精醫理，有求之者，應手輒驗。全活頗衆，欲以此餘技濟世活人耳。書法主「作字先作人」，喜篆隸，宗顏魯公，倡正拙，摒巧媚，書風為之一變。揮筆作畫，瀟灑出塵，山水皴擦不多，而丘壑礪礪，有奇氣。

子眉，姪仁，孫蓮、蘇蓮、寶，能繼其志。惜眉仁早逝，先生哭之痛，旋亦卒。（公元一六八四年，康熙廿三年，甲子）享年七十八歲。

所與遊皆愛國志士。顧炎武、閻爾梅、李天生、閻若璩、戴廷拭其選也。書舍在陽曲崞山，霜紅龕，祁縣戴氏之丹楓閣。先生遊最久。

先生所為詩文，時而詰屈聱牙，時而淋漓痛快，闢懷民隱，不忘君父，雜釋老之言，參諸子之論，冰心俠骨，似不食人間煙火者。所謂風雨晦冥，雲雷鼓震。